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在新年假期到了多倫多過年，上機那天，約紐大風雪，所有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旅客都滯留機場。我幸運得多，在紐約北面僅十個小時車程的多倫多風雪不至於太嚴重，加上機場及路面的清雪行動，向來較紐約為佳，我的飛機抵達地面時，等候跑道清理積雪，約一個小時便可以下機了。

「瑞雪迎豐年」我以此五個字形容我的白色農曆新年！家人來接機的車在剛清理積雪的高速公路上行駛，跟平日行車般安全。沿途看到對面線五部大型剷雪車以四十五度角前後斜排行駛，一部接一部把前車刮起的積雪噴到路邊，看來像坦克車般，甚為壯觀。

不過，漫長的公路並非時常都趕得及清理，最怕的還是雪花飄過不停，一片白茫茫，視野迷糊的日子。我到達之前的幾天，兩條公路就分別發生五十車連環相撞的意外，這些意外，不是怕受傷，而是怕凍死、餓壞，所以，當地人的車子內，習慣都會放一些乾糧毛毯電筒。

在白雪紛飛的日子，家家戶戶都在忙於清理門前積雪，大家都懶不得，因法律定明若有途人或郵差經過你家門前，因積雪而滑倒的話，責任便在你身上。

多倫多有個怪現象，就是縱使屋子夠大的，車房也不細，但大部分人都寧可把車子停放在車房外頭，每天開車前忍受寒清理車上積雪，而車房總是堆滿雜物，令車子無容身之所。看到那些車房，是香港三、兩間劏房的面積了。土地的意義，在兩個地方，相距較兩者的地域更為遙遠。

香港在這冬去春來之間，寒冷的日子看來不短，厚大衣幾乎天天穿著，在家裡也常要穿上保暖衣物及襪子。在冰封的加國，大家在室內大都是短上衣加短褲，室內暖氣足，出門上車，下車入屋，要穿大衣的機會，最多是剷雪的時候。

瑞雪迎豐年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兩年前赴廣西奔喪，儀式完結，親人在酒樓設饌饗酒，竟是全驢宴。酒樓經理特意來到主家席前自誇，挑選了一頭又嫩又肥的美驢，用作紅燒、煎炒燉。第一道菜是燉驢腦湯，我看不看掉頭就跑，衝進廁所嘔吐大作。

當日堅拒舉饗，舅父安慰說，驢肉比牛肉和豬肉營養高，味鮮，有一天上驢肉，地上驢肉」之美譽。舅父的話聽不入耳，離席絕食。

最近英國鬧出「掛牛頭賣馬肉」醜聞，多家大型連鎖超市出售的外國進口牛肉漢堡，竟混雜了馬肉，引起英傳媒嘩然，群起怒罵超市，促將貨下架和道歉。歐洲其他國家不理解，認為英人不知好歹。尤其是嗜馬肉的法國人，譏諷英人固執難侍候。

掛牛頭賣馬肉

很同情英人的憤怒。想起了當日的反胃全驢宴，我對驢認識不深，反應卻如此強烈，何況視馬如至親的英國人？上至英女皇，下至入馬場賭兩手的平民百姓，寵愛馬匹是他們的文化傳統。

歷史記載，公元八世紀德國人仍是異教徒，進行宗教儀式時殺馬作祭品。教宗格里高利於是頒下教令：現代的基督徒應避免吃馬肉，以證明自己非異教徒。當時，整個歐洲大陸都遵從此戒律。

直到十九世紀法國首先解禁，拿破崙率領法軍攻打莫斯科遭圍剿，缺糧。他被迫仿效《孫子兵法》裡所說的「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醫煮馬肉湯餵傷兵，佳餚治病，從此法國人愛上了馬肉。據說，拿破崙認為馬肉營養豐富，肉源又充足；禁吃馬肉是「不理性」的教條。

自上述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到二戰，歐洲許多食品都實施配給制，馬肉相對廉價，開始盛行。如今法國人每年吃掉七萬匹馬，意大利的馬肉香腸聞名歐洲，比利時人更愛生吞馬肉。唯獨在英國，馬就是馬，不是一道菜。

前，談亦絕後。而且，潘國森贈給金庸「小查士人」的稱號，確認金庸是個合格的詩人，《倚天屠龍記四十韻》和五首《天龍八部詞》（即是《倚天屠龍記》和《天龍八部》的回目）即是證據。這就證明了金庸小說回目的文學價值，超越了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章回小說。

銅獎則頒給歐懷琳的J.B.A.，即「金庸商管學」(Jinyo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歐君首創以商業角度分析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解開了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武俠小說讀者的疑團，即是「武林中人錢從何來，怎樣維生」的大問題。這門新興學科更從營商的理論和實踐，去剖析諸如峨眉派、紅花會一事無成之因，武當、華山持續發展之由，全部都可以用作商學院課程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之用。更精彩的，是從「跨書綜合研究」的宏觀治學視野展，以歷史研究、刑事偵緝的手法，為廣大金書讀者重組一部《丐幫興衰史》！

銀銅二獎都有了主人，三個大獎的作品會陸續面世。為甚麼我自取銀獎而給歐君銅獎？這個當然有我的道理，不懂得欣賞老查詩人查慎行的《鹿鼎記》回目聯句，其實不可以算是《鹿鼎記》的合格讀者。讀者若能夠運用「金庸商管學」的學理來讀金庸小說，當然高人一等，但是必須。

現在，公告天下，誠邀海內外讀者提名任何金庸學研究成果，經本人審議中式，即可補頒獎項。金、銀、銅、優異等獎名額不限，亦不收申請費和審議費。還有，歡迎捐助獎品獎金。

銀銅二獎有主人

琴台聚客

潘國森

二零一一年，潘國森「成立」了「廿一世紀金庸小說研究初旬大獎」（只是口頭說了算，無獎品亦無獎金），當時還沒有想到今天會主辦一個《金庸學研究叢書》《金獎「頒給」王怡仁「金庸學研究叢書」》。

夫，表揚他對金庸小說「版本回較」的劇時代貢獻；優異獎是陳志明的《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至於銀獎和銅獎則一度懸空。

近日，親力親為處理《金庸學研究叢書》的諸般事情，忽然想起「姜太公封神」的民間傳說姜太公只顧為人家分派官爵，卻忘記了封自己。現在潘某人來個「內舉不避親」，銀獎就自己頒給自己。金庸筆下也曾提及明武宗要封自己做甚麼公，因為朝廷贈官給功臣，要順帶封蔭虛銜給父祖輩，可是明武宗已經是皇帝，總不能因為自封公爵而要皇帝爸爸、皇帝爺爺降級。好在「潘頒大獎」只是信口開河，自己獎自己亦無所謂。

《後漢書》有記載「袁紹自為大將軍」、「曹操自為大將軍」，現在是「潘國森自為銀獎得主」。

本人該得銀獎，是因為對《金庸詩詞學》的貢獻，將金庸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評論得八九九，後來者其實已經無事可做、無話可幹。因為金庸小說應該不會再有第四版，所以今後不會有研究人員可以在《金庸詩詞學》這個分支超越得過我。質也好，量也好，都不能夠。《鹿鼎記》回目は作者「請了老祖宗撰寫回目聯句」，開中國文學史上最神奇的一頁，已證空

遊雲南的三個小故事

雲南一遊，雖是走馬觀花，但也看到、聽到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寫下來，以饗讀者。

斑頭雁的味道好吃嗎

麗江的拉市海位於麗江古城西10公里處，是一個高山湖泊，湖泊面積達9平方公里，水文匯水面積達265.6平方公里。

拉市海是雲南省第一個以「濕地」命名的自然保護區，如鏡的湖面倒映着玉龍雪山，從山上望去，拉市海如同一片湛藍的海洋，躺在高山環繞的窪地中，神秘而秀美。越冬的水鳥在這裡安然棲息，或翱翔於藍天、白雲之間，或散步於蘆葦、蒿草叢中，構成高原濕地特有的風景，如同仙境般美麗。拉市海濕地共有鳥類57種，每年來此越冬的鳥類有3萬隻左右，其中特有珍稀瀕危鳥類9種，包括青藏高原特有的鳥類斑頭雁，國家一級保護鳥類中華秋沙鴨、黑頸鶴、黑鶴等。

我們到達拉市海的當天，真是風和日麗。雲南冬天特有的陽光照射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們騎馬遊完茶馬古道，便下馬來到拉市海邊，坐上當地人工划的遊船。划船的是個納西族小伙，黑黑的，高高壯壯的，在當地屬於「帥哥」級的人物（納西族以黑、胖，高大為帥）。這個「帥哥」不僅船划得好，而且還相當幽默，嘴裡不停地給我們講着笑話。

船的不遠處飛起了幾隻鳥，納西族「帥哥」馬上叫道：「快看，這就是斑頭雁，國家一級保護鳥類。」我們連忙望向他手指處，又紛紛拿起相機，不停地拍照。船上有人說：「這麼大，這麼漂亮的斑頭雁，不知道吃起來味道好不好……」大家一聽，都笑起來。納西族「帥哥」也笑起來，不過，他又說：「真是巧，外國人每次來遊拉市海，看到這些鳥兒就會問：『這是幾級保護動物？』那是幾級保護動物」，而國內的遊客就會問：『這種鳥好吃嗎？』，『那種鳥的味道怎麼樣？』真是咱們老祖宗說的『民以食為天』。其

實，誰也不敢偷吃，偷吃是要判刑、坐牢的。」大家一聽這話，笑得更厲害了。我也笑了，但心中的滋味卻不好受。這就是文化與教育的差異，在現實中的區別吧。

勇敢的韓國小女孩

在遊麗江的旅途中，有一段旅程是騎馬遊茶馬古道，共有6公里長，要翻山越嶺，雖然沒有太大的危險，但也不是那麼絕對安全的。因為要上山，下山，也有險峻的陡坡和羊腸小道，雖然有訓馬者牽馬，但照樣有人從馬上摔下來，而且摔得不輕。

我們這個旅遊團，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散客組成的，還有一對來自韓國的小姐妹，姐姐有十五六歲，妹妹才十二三歲，姐姐的漢語說得特別好，以至於相處了兩、三天，我們都不知道她來自異鄉，在茶馬古道要騎馬時，我們才知道她倆是韓國人。這兩姐妹的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韓國人。現在她們在韓國上學，放寒假了，她們就決定來中國旅遊。我問她們，這麼小，只是姐妹倆，可以說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雲南旅遊，不害怕嗎？自己的父母不擔心嗎？姐姐說：她們不害怕，因為她們很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出國來旅遊，倒是她們的父母有些擔心，尤其是在中國的外婆很擔心，所以，她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都要給外婆報平安。

在遊茶馬古道騎馬上馬時，姐姐很自信地上去了，而且很自信地轉了一圈。妹妹也許是年紀太小的原因，半天不敢上馬。看到這情景，姐姐連忙下馬，來到妹妹身旁，用韓語說了一會。不用仔細想，一定是鼓勵的話。這時，妹妹受到了鼓舞，在姐姐和訓馬者的幫助下，妹妹也很快上到了馬上，並且很快上了路。

在中途，一位來自東北的，50多歲的遊客因為路上結冰，馬蹄打滑，把他摔了下來。當時，姐妹倆就在旁邊，妹妹見此情景，又有些害怕，不

敢走了，姐姐又來到跟前，鼓勵妹妹，最後打消了妹妹的顧慮，最終騎馬遊完了全程。

說真的，我在心裡挺佩服這姐妹倆的。我總在想：中國的父母敢讓這麼小的孩子單獨出來，獨自旅遊嗎？她們的勇氣和自信來自哪裡？我們的教育在教些甚麼？教這些獨立、自信、勇敢，具有探索與冒險精神的東西嗎？

我不願把這姐妹倆的行為看成是個別的成功範例，更願意相信這背後是文化與教育的成功與自信。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中國的「獨生子女」、「小皇帝」的嬌慣，溺養，不敢獨立，無所作為。

擦皮鞋的年輕母親

在麗江遊完了玉龍雪山與茶馬古道，我們來到了麗江古城。

麗江古城是美麗的、熱鬧的、繁華的。一群群的紅男綠女，摩肩擦踵，在這裡或一擲千金，或醉生夢死。在這裡，你盡可以看到浪漫，看到繁華，看到現今中國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在這裡的另一種生活。但你以為浪漫與繁華，瀰漫了這裡，成為主調，乃至這個社會的主調，那你錯了。

晚飯的時候，我和朋友來到麗江新城吃飯，這裡飯館的飯菜價格相對於麗江古城便宜不少。我們在一個不大的飯館坐下來，這時，一個廿五六歲的婦女背着一個不到2歲的孩子，手裡拎着一個擦鞋箱，問我們擦不擦皮鞋。我和朋友本來在旅店裡已經自己擦過了皮鞋，但看到這個婦女背着孩子，一副疲憊與辛酸的模樣，馬上說：「行，來給我們擦吧。」朋友表面上長得很粗獷，五大三粗，但他骨子裡卻有一顆善良的、悲天憫人的心。

這個婦女馬上蹲下來，坐在自己的小凳上，為我們擦起皮鞋來。這時，也許擦皮鞋婦女背後的孩子是因為母親在擦鞋時不停地動，覺得不舒服；也許是他餓了，便不停地哭。朋友一看這情景，馬上站了起來。擦皮鞋的婦女一愣，馬上問我：「怎麼啦？」她以為是孩子吵到了我的朋友，他不耐煩，站起來走了。我也馬上說道：「不要緊，他肯定是去給孩子買吃的去了，因為他

看到你出來工作，還要背着小孩，小孩又這麼小，他心裡一定不好受。」過了一會，朋友手裡拿着一包點心，給到孩子手裡，孩子才停止了哭泣，高興地吃起點心來。

擦皮鞋的婦女連聲說謝謝、謝謝。我和朋友連忙說不用謝、不用謝。我問她有多大，是哪裡的人。她說自己已有26歲，是石林的撒尼族人。他們那裡人多地少，非常窮，她有兩個孩子，孩子他爸和她一起，都到麗江來擦皮鞋了，就為了混口飯吃。

我又問她住在甚麼地方，一天三頓飯有保證嗎？不要餓着孩子了。也許我的話問得太直接，太沒有水平，她只是禮貌地點點頭，而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想知道她的生活情況，想知道她在這繁華的、紙醉金迷的都市裡，怎樣艱辛而卑微地生活着。

擦完了皮鞋，朋友給了她6元錢，我搶先對她說：謝謝！她又連忙說：「不，謝謝你們。應該是我謝謝你們。」我也連忙說：「不，是我們應該謝謝你。」

我說這話是真誠的。她讓我在這繁華的都市裡，在艱辛的生活中，依然不能忘記自己的同胞，還有許多人生活在貧困中，他們活得那樣真誠、勤勞而又艱難，他們依然生活在居無定所的環境裡，卻不知明天的希望在哪裡。

而為了他們都能過上幸福的，有尊嚴的生活，作為他們的同胞，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良知與責任去幫助他們……



■斑頭雁

網上圖片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春節後，老友友兼同事周熾昌夫婦賞飯，並邀請老朋友黃樹航醫生同座。我問及黃醫生的夫人為甚麼不來，答稱她在家管兩個「恐怖分子」。

好一個形容詞，我會心地大笑。所謂「恐怖分子」，就是他們兩個寶貝孫兒了。黃醫生有一個女兒，卻有兩個男孫，一個七歲，一個四歲，正是兒童的活躍期。在家庭裡得兩代人的寵愛，自然有「搗蛋」，也有「破壞」，所以被稱為「恐怖分子」。

我的小孩同樣如此。不過我還沒有稱他為「恐怖分子」，但他也是到處搗亂，亂丟東西。最近他三周歲，兒子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生日宴，邀請了家人和幾位摯友。家人和朋友知道小孩喜歡汽車，於是紛紛送來機動的汽車玩具。現在我的客廳更成他的「停車場」，各類型汽車擺得滿滿的，令我們夫人都「舉步維艱」。

兒子給小孩子買了一架大型的、電動的，可以坐上去駕駛的汽車。這孩子一學會，就靜，但也帶來全家的生氣，這是一個可愛的「恐怖分子」！

可愛的「恐怖分子」

有信心

有期待

思旋天地

思旋

繼去年梁振英特首公布新政府首任施政報告後，財爺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出台了。其實兩者是一脈相承的。自稱愛飲茶睇戲，厚職高薪的曾財爺謙稱已為「中產」。

此言一出，社會嘩然。其實，一直以來，中產在政府眼中是不被「重視」的族群，所謂「重視」是派份量少。然而，每個財爺眼中的「中產」定義卻並無統一標準，顯然都是相對比較而言。財爺曾俊華今年大派三百三十億予基層，對中產而言，被稱之為「小恩小惠」而已。失望。縱然被視之厚基層漢中產，但因沒有去年的人人派錢式的派福，依然有人怨稱「不夠過癮，不直接。」

顯然，要弄個世界真正做到公平、公義、人人滿意的措施，可難矣。自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以來，多次預測財政收入赤字卻每都有財政盈餘高達數百億元，落差之大，令市民失望，抑或是喜出望外？兩者都有。按基本法精神，香港理財要「量入為出，穩家保守」的曾俊華牢抓原則卻未能換來市民的掌聲，證明社會是很現實的。歸根究底，為何有如此大的預算落差？其實，也不能全怪財爺「一計錯數」，事實上，每年經濟受外圍因素所左右，賣地、印花等稅收不可預知因素多。

當然，到頭來獲得已額收入肯定是好事呀！只不過，適時適用，在環境豐裕情況下，當局要有高瞻遠矚長遠規劃的打算，特別是營商環境和教育培訓人才的加大投入。如此一來，必然會廣收良效，打好競爭基礎，財政收入該又獲豐收矣，「一應得便」，政府把錢用在實處，把優惠政策投在適當地方，誠好事也。用一百五十億元注入關愛基金援助「N」無人士，方向是對的。還要看如何動用最有效。我們對負責統籌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有信心。同樣地，市民對「司長為本」的三駕馬車梁振英特首、林太、曾財爺團結合作服務香港，有期待、有信心。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名列「坑爹四大才子」之一（另三位是「我爸是李剛」之子李啟銘、郭美美及「盧美秀」盧星宇）的李天一又鬧事了，就在他年邁的老爸爸、著名男歌唱家李雙江剛剛調整好心態、鼓起勇氣重新抬頭回歸公眾視線的時候，這位坑爹王再接再厲，繼寶馬打人事件後，再次上演了牽眾輪姦的大戲。呼啦一聲，可想而知，網民們是以何等等的速度與亢奮的激情圍觀了上去。

星二代、高富帥以及一犯再犯等敏感詞疊加後的輿論效應是巨大的，網絡上，圍繞着李天一事件所發出的評論可謂三百六十度無死角。而在這些包羅萬象的議論中，有多少其實是咄咄怪事，卻被我們見怪不怪地習以為常？

比如，以屎尿為主體的草根階級普遍對李天一恨之入骨，紛紛表示必須對其嚴懲不貸，他們的表達方式除了直接呼喊「痛打落水狗」外，更自告奮勇協助司法部門證出李天一「年齡疑似作假實已成年，以及李天一以往的斑斑劣跡，勢要在重判李天一」的道路上添磚加瓦，甚至有心思縝密者更「搶鬧」散出李天一「庭外和解」、被告用「落實北京戶口及大量金錢」成功讓原告撤訴的言論，逼得執法部門頻頻闢謠，早早堵上了這種「中國式可能」。而當一些呼籲「寬容」尤其是「對一個孩子寬容」的聲音出現時，往往會引來更猛烈的「必須殺之而後快」的反彈。

這一幕讓人不禁回想起當年的藥家鑫案，亦是「重判」與「寬恕」的爭執聲不斷，而唯獨忽略了法律本身的功與能與尊嚴——要求重判與要求寬容在本質上其實都是一樣的，沒有誰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真正能保證最公平公正的只有依法辦事。換句話說，李天一「犯了甚麼錯就受甚麼懲罰，不能因為他是明星的兒子就被仇富而期望殺之而後快，亦不能因為看不過大眾期望殺之後快而同情他。任何私情都是對另一方的不公平，唯有制定出適合國情的合理法律，再以法律為準繩，才能有讓人民無可辯駁的公平。問題是，我們如今的法能否依得住呢？而網民們所擔心的種種「中國式可能」——每一個國人心裡都清楚這種可能有多可能——讓這個法更顯脆弱。

其實，仔細想想，做壞事的雖然是李天一，但在前有爹媽教育失當、後有社會矛盾積重的夾擊下，李天一的責任反倒是相對最小，我們更像一面照妖鏡，用自己的小身板骨映照出這個畸形社會上的種種鬼怪不怪的咄咄怪事。